

SALTUE CAITHUA
TUO GEIG KAI

三月残花 落更开

龚翰熊 著

谱写一代大学生历程的“青春之歌”

理性的思索、善良的灵魂，终会点亮希望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月残花落更开 / 龚翰熊著.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7-220-09804-8

I. ①三… II. ①龚…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91268 号

SANYUE CANHUA LUOGENGKAI

三月残花落更开

龚翰熊 著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版式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唐 婧
张 妮
戴雨虹
蓝 海
祝 健

出版发行
网 址
E-mail
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号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照 排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槐树街 2 号)
<http://www.scpph.com>
scrmcbs@sina.com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028) 86259624 86259453
(028) 86259624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
170mm×240mm
26.5
460 千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0-09804-8
48.00 元

■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453

序一

一代人的心灵史

胡德培

1955—2015，一个甲子，整整 60 年了。

60 年，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短暂的一瞬，但在每个人生活的岁月里却常常有这样那样多令人难以忘怀的、值得深深思索和记取的东西。

我们这辈人，是与人民共和国一同成长起来的。从山南海北汇聚到一所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祖国的四面八方，从中央的各部门到基层的各个角落，经历了社会的风雨和时代的波涛……种种撕心裂肺、牵肠挂肚，叫人永生难忘、震撼魂魄的情事，认真记录下来，每个人都是一本大书。

龚翰熊是我在四川大学求学时的同班同学。他的睿智机敏而又勤奋踏实是我一直所钦佩的。毕业后他留校任教，后来担任了中文系系主任。当年的同学们虽知道他多年来在教学、科研和行政管理工作中多有建树，在教师、学生中口碑甚佳，但我们从未听说他有写长篇小说的打算，因此，当我知道他已经完成了《三月残花落更开》的初稿时，很感意外。他后来解释说，这事起因于《那年那月》的酝酿和编辑。那本书是我们年级的同学们各自对当年大学生活和毕业后坎坷经历的书写，“20 世纪 50 年代大学生群落命运的民间记忆”。龚翰熊是该书的编委之一，在阅读同学们的来稿时，许多同学的命运一下子把多年沉睡在他心底的记忆、感受唤醒了。他说：“我似乎重新进入了那历史的语境，往事竟是如此清晰！我们的青春，我们的理想，我们的友谊，好像从来没有逝去，此时仍与我同在。许多人物，许多眼睛，许多对话，许多情景，许多细节，许多激动……纷纷从已逝岁月里闪现出来，我脑子里活跃着各式各样我熟悉的形象，活跃着我们的、他们的动人的故事……我听到了昨天的我的激动的声音。我不得安宁。”我们这代知识分子数十年来跌宕起伏、兴衰荣辱、苦辣酸甜的种种经历和遭际使他难以自抑，写作的强烈的冲动像突发的山洪淹没了他。他决定要写一部小说，“一部极其真实的小

说，一部描写我们这一代人的小说，一部关于苦难和善良、希望和失望的小说，一部关于困惑和澄明的小说……”他急不可待地在键盘上敲打起来。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神与物游，文思萌动，在众多同学、朋友的鼓励和支持下，经历十余年的艰苦构思、写作和一次次的修改，他终于完成了《三月残花落更开》这部艰辛之作。真是可喜可贺啊！

当下，人心浮躁，急功近利已成为普遍的社会心态，而作者却对这种世态“熟视无睹”。他是抱着极其严肃的态度创作这部小说的。就《三月残花落更开》的题材而论，他有丰富的生活积累，但为了更深刻地理解和“再现”那时的大学生活与社会图景，他还阅读了大量历史文献，敲定各种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细节；为了营造浓郁历史气氛，甚至连当年流行的服饰、歌曲也不苟且。他对小说的故事、结构、语言更是仔细推敲。尤为重要的是，小说的创作过程既是作者对自己这一代人生命历程的回忆，更是对它深沉的追问，因而在故事描述之中又常常见到深邃的哲理思考。小说不回避苦难，展现了严酷的真实，主人公和他的一些同学（如蒋时雨，顺便指出，这个人物有真实的原型）的遭遇令人唏嘘。小说第三卷中，赵翔和分别近二十年、专程来看望他的挚友李劲倾诉衷肠，他们的交谈想必会让读者也陷入沉思。但小说的基调并不低沉。在描写苦难的同时，作者又往往让人们看到感人肺腑的善良。小说的结局耐人寻味，它既沉重又展示了希望，预示了男女主人公命运的新的转折。

时间的大跨度、历史的大概括，是《三月残花落更开》的另一特色，几十年间中国社会的“春、夏、秋、冬”是人物的命运变迁的“语境”，让小说具有了历史的广度和深度。小说前两卷的画面集中在校园里，开始时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既有1955年的风云，也有大学校园的朝气蓬勃、满园春色；年轻的大学生们一个个豪情满怀，洋溢着青春的激情和欢快，但随着故事的展开，在1956年和煦的阳光之后，风云突变，“大鸣大放”、反右运动继之而来，小说中众多人物的命运由此被无情地改写。校园中的云淡风轻和疾风暴雨，可说是彼时中国社会的缩影，也可说是“大历史”的一个角落。小说还让情景延伸到校园以外，通过主人公短暂的经历和他们敏锐的眼睛，“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初期的形形色色也呈现在读者面前。小说的最后一卷转换了场景，画面更为广阔，在短暂的平缓的语调之后，作者浓墨重彩地抒写了男女主人公在“文革”浩劫中的遭遇，抒写了与他们的故事融为一体的恶与善。接二连三的不幸让他们身心满是伤痛。赵翔与李劲重逢时，他们有那么多止不住的回忆，有那么多急迫的诉说，有那么多对过去与未

来的思考。正如赵翔所说，他们从温顺的一代成长为思索的一代。我认为这是小说的点睛之笔。不妨说，《三月残花落更开》是一代人的心灵史，是他们的心灵纪念碑。

由于种种原因，直面那段历史的文学作品不多，有思想深度和艺术感染力的成功之作似乎更少；正因如此，我认为作者以“十年”“磨”就的这部长篇小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是大学教授写自身这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一部相当成功的作品，也许还会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文化思想领域里的一个“标志性建筑”。作为龚翰熊的同学，阅读时它一次又一次地激发起我的兴奋和喜悦。

对于我们这代人，也许历史的负累太过沉重，而对今日的大好时光又太过珍重，因此，运笔时的轻与重、浓与淡以至于爱与恨等等，分寸的拿捏颇费踌躇，深浅的把握反复思量，以至于涂涂抹抹，增删修饰，谨慎落墨，时时仍然很难定夺。《三月残花落更开》在这方面做得如何，还是让读者来回答吧！

我早就读过翰熊兄的《三月残花落更开》的未定稿，深爱之，也曾深思之。但当翰熊兄嘱托我写这篇序时，我亦陷入了我们这辈人惯常的那种踌躇之中，以至于写成了今日这样一篇序来，以供大家批评指正吧。

2015 年 9—10 月病中

注：胡德培先生是资深编辑，著名文学评论家，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室第一副主任、《新文学史料》副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文学编辑室主任、《当代》杂志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常务副主编。退休后被聘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专家委员会”委员。出版有《〈李自成〉艺术谈》《〈李自成〉人物谈》《艺术规律探微》《艺术规律探微》（续集）《瞩望星河——近二十年中国长篇小说艺术》《文学缘——近半个世纪我所接触的作家》《文学编辑体验》和《胡德培散文》等著作。

序二

青春的颂歌、悲歌和挽歌

陈厚诚

龚翰熊教授的长篇小说《三月残花落更开》即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他嘱我为小说写一篇序。从资历、成就说，我自觉并非是写序的恰当人选，但在短暂的犹豫之后我就接受了作者的盛情，这是因为我认为《三月残花落更开》是一部难得的佳作。

小说初名《黑昼》，当它从2009年7月开始在作者的博客上连载的时候，它就成了我和老伴每天“夜读”的主要内容。我们很久没有读到这样令人震撼、令人感动、令人感慨系之的作品了。现在，小说经作者反复精心修改，易名为《三月残花落更开》，就要以更加成熟的艺术面貌问世了。此时此刻，我在惊喜之余，仍有太多的感动，有太多的话想说，作品中的人物也依然活跃在我的脑际。因此想借这写序的机会，向更多的读者推荐我心仪的这部小说，向他们倾吐我阅读这部作品的诸多感受。

我和龚翰熊教授相识相处已有37年了。在我眼中，他是一位深受学生欢迎的教师，一位兢兢业业、事业心强的学者，一位正直善良、具有忧国忧民情怀的知识分子。但是，我却从未想到他会与“作家”这个头衔联系在一起！所以，当我2009年在作者的博客上读到连载的这部长篇小说时，我在惊喜的同时，不由发出一声惊叹：这位在创作上从来不显山不露水的，看似冷静、理性的教授，怎么一下子就抛出了一部如此充满激情、诗意和艺术想象力的长篇小说呢？

然而仔细一想，就觉得作者之能成为一位“教授作家”是并不奇怪的。首先，作者作为四川大学中文系1955级的学生，本身就是小说描写的生活场景中的一员，十分熟悉那些学子们的生活、习性、理想、遭际和命运，有坚实的生活基础。其次，作为一位长期从事外国文学的教学、科研，出版了《欧洲小说史》（主编）《20世纪西方文学思潮》《文学智慧——走近西方小说》等六七部著作的专家，他

对西方小说艺术有深入研究。正因有长期的生活积累和丰厚的艺术修养，在创作上的脱颖而出就绝不是偶然的了。再加上作者的勤勉，《三月残花落更开》的写作从起意、构思、动笔、博客连载、反复修改润色，到现在定稿付印，作者已投入了十余年的精力。而正是他这“十年辛苦不寻常”，才换来这部“字字看来皆是血”的感人作品。

那么，《三月残花落更开》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它为什么具有如此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呢？

在我看来，《三月残花落更开》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又一部“青春之歌”，但它与杨沫的《青春之歌》有很大的不同。它谱写的既是青春的颂歌，更是一曲青春的悲歌，甚至是挽歌。小说男主人公赵翔有理想，有朝气，有才华，热情而单纯，正处在收获知识和爱情的季节。但只是因为“鸣放”中和同学们一起对胡风案件的审判提出了一些质疑，便招来横祸，不仅在“反右”中遭到无情的打击和摧残，还在“文革”中受到更严酷的冲击，在被歧视、被怀疑、被迫害的非人境遇中消磨着自己的生命，本应是美好的青春却充满了屈辱和苦难。待到能重新评说这段历史的时候，他的青春年华早已逝去，不可挽回了。小说中的另一些人物，如蒋时雨等，都有类似的遭遇，有的甚至更为惨痛。作者正是怀着一种深深的悲剧意识和悲悯情怀，用史诗般的笔触，写出了这部青春的悲歌，也是时代的悲歌。小说让我们这种与赵翔、郑小琳同龄的读者重温了那段历史，不时读得“老泪纵横”，有一种往事不堪回首的感觉。而对于我们的学生辈、年轻一代来说，正如一位小读者几年前在博客留言中所说的，作品告诉了他们“所不了解的那个时代的人和事”，让他们在“震惊”之余，大呼“不能忘记那段历史！”从这种审美效果可以看出，这是一部对老年读者和年轻读者都有意义，而且也是受这两个年龄段的读者所喜爱的小说。

《三月残花落更开》又是一幅当代中国的历史画卷。它以“反右”为转折点，上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和 50 年代中期的肃反运动（小说的个别情节还上溯到 20 世纪 40 年代），下接 20 世纪 60 年代的景况、“文革”和改革开放，将一代青年学子的命运放在真实、广阔的历史背景上来描绘。而更重要的是，这部小说不仅是历史的再现，而且也是对历史的拷问。为什么会这样？造成人物悲剧的根源是什么？这是读者在关注人物命运时必然要产生的问题。作者在展示人物的命运时也在不断地探索悲剧的深层次的根源。他没有让自己出面，而是让人物以他们自身的思考来回答。离别 20 年，在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后，赵翔和挚友

李劲在青衣江边的交谈一定会让读者陷入深沉的思索。随着故事的拓展、作者对悲剧根源的探索，我们理解了作者创作这部小说的初衷，也感到了作者的睿智与深刻。

《三月残花落更开》也是展现人在苦难中的高贵的一部书。小说把一代青年学生的苦难写得十分真实感人，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没有满足于对苦难过程的表面铺陈，而是将笔触深入人物的灵魂深处，探索、挖掘了苦难中人的内心世界，表现了他们没有苦难所磨灭的灵魂的高贵和善良，让读者看到了在严冬中并非仅仅只有冰雪。例如赵翔，在处理爱情问题时，他首先想到的是所爱的人的幸福。当他被推到“右派”深渊的边缘时，他压抑着对郑小琳的感情，故意回避她，因为他知道自已的问题没完，怀疑自己能否给对方带来幸福；毕业分配前夕，他又成了一起“反标”事件的怀疑对象，此时他意识到，只要反标案不破，他就永远摆脱不了“反革命”嫌疑的身份。想到自己今后一生将遭遇无尽的屈辱与苦难，那样，郑小琳必然会因为自己永远在担心、畏惧中生活，他经过深思熟虑，做出了一个令他感到万箭穿心、撕心裂肺般痛苦，但又决不改变的决定：离开郑小琳，让自己在她的视线中消失，消失得无影无踪，使她完全不受自己的牵连。就这样，他孤身去到分配（或者不如说“发配”）他去的山区小县宝兴，不给分到云南的郑小琳任何可以恢复联系的信息。在“文革”期间九死一生时，他最感庆幸的却是自己当初毅然离开了郑小琳，否则她会遭受多少屈辱和不幸！透过赵翔在苦难中如何对待爱情，透过他内心的矛盾、痛苦、挣扎，和只将苦难留给自己的决断与行动，我们看到了一个闪光、纯洁、高尚的灵魂。

赵翔的高贵和善良还表现在他对落难朋友的关切上。一天晚上赵翔偶然碰见已经戴上右派帽子的蒋时雨在九眼桥路灯下卖书，赵翔的第一反应是“秦琼卖马，英雄末路”。他马上忘记自己的苦难，多方宽慰处境更为悲惨的蒋时雨，掏出自己仅有的30元钱要蒋时雨将那些要卖的书“转让”给自己，用这样的方式帮他解一下燃眉之急。而蒋时雨之所以不顾所谓斯文和颜面，也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生病的妻子。他被打成右派，感到最对不起的就是自己的妻子，由于自己的“过错”而给她带来无穷的灾难。他向赵翔透露了要和妻子离婚的打算，好让她解脱。并沉痛地表示：“我想再为她尽一点力……如果现在还能再卖身为奴，我愿意为她卖了自己……”读到这里，谁能不为这两个“天涯沦落人”在苦难中的高贵深深打动呢？

在小说中，苦难中的高贵不仅表现在受难者的身上，而且也表现在受难者周

围的一些人物身上。例如郑小琳不避嫌疑，对处于右派边缘的赵翔不离不弃；李劲在赵翔快要顶不住的时候，不顾危险提醒赵翔“不要给自己泼污水，戴大帽子”，“记住：不论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是好朋友。”赵翔被“发配”到山区后，虽然看到一对对冷眼，但却处处得到为人正直的校长唐光明的理解和信任；在红卫兵策划对赵下毒手时，又有学生通风报信，有已被打成“走资派”的唐光明出手相救，有山间朴实老农夫妇的接纳与保护……

正是因为“恶”的旁边总会有“善”的存在，才会让那些落难者感到“天无绝人之路”，让人在失望的冬天能感受到一丝春的暖意，也让人在乌云蔽日的日子里能看到几许希望的亮色，从而鼓励人们产生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

最后，《三月残花落更开》也是一部具有自己艺术特色的长篇小说。比如创作方法上的现实主义，注重细节描写的真实性，艺术表现上对西方现代小说和电影蒙太奇手法的某些借鉴等。此外，还有我感受特深的两个重要特点，就是作品中的诗意与意象的营造。

这是一部充满诗意的小说。作品开篇不久，就通过头天才刚刚报到的主人公赵翔之眼，展现了曙色中充满诗意的川大校园的景色。作者将其后学子们的苦难安放在一个如此充满诗意的背景上，有一种静静的反衬的审美效果。

开篇伊始的这种诗的笔触，诗的意境，几乎是贯穿整部作品的。这里有自然风光的诗意，例如对1957年在严酷的夏季到来前成都春天的描绘，简直就像一篇散文诗，令读者与小说中人一起陶醉；也有对历史沧桑的慨叹，例如赵翔、李劲、黎运隆三人面对杜甫歌咏过的锦江所发的感慨，让读者会不自觉地与作品中的人物一起陷入历史的沉思。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诗意的营造，还总是与作品中人物的心境密切相连而具有不同的色调。例如：在毕业晚会后，赵翔、郑小琳和同学们“继续在校园里宣泄他们的青春。已近子夜，‘明天’依稀可见。这个时辰在他们心中唤起了对于未来的强烈的期盼，他们深信他们即将踏入的人生的新阶段无比美好，等一会儿就是灿烂的朝霞。”谁知几天后公布的毕业分配方案却把赵、郑二人分得天各一方。赵翔此时决定永远离开郑小琳。分别的前一晚上，月色如晦，赵翔和郑小琳坐在望江楼公园竹林里一张石条椅上。他们心中有千言万语，但却只能在无言中相望。最后，赵翔不得不说出他的决定。这时我们看到：“月光朦胧，在往日，它如诗似画，在今夜，它在整个大地上，在他们心中铺上了一层凄凉的霜。在如此月光的怜惜、爱抚、掩护中，没有人能看见两双绝望的眼睛。他们互相看不到。他们不知道……”同样充满诗意。这离别时分的诗意却凄凉得

像冷月铺成的霜，令人心碎、肠断。体悟到存在于生活和人的感情世界中的诗意，并诗化地表现它，正是《三月残花落更开》这部小说的一个重要艺术特点，也是它具有强烈艺术感染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说到小说的意象营造，我印象最深的是“维纳斯从金色海洋中浮现”那个意象。那是在赵翔、郑小琳应李劲的邀请到新都他家去玩的途中，赵、郑二人沿三合场外的小河步行，河的两边全是盛开的油菜花，光彩夺目，让世界一片灿烂，一片芬芳。这一对心灵已逐渐契合的恋人，在这一片油菜花的海洋中尽情地徜徉、嬉戏。突然，走在前面的郑小琳隐没在花海里，不见人影，只听见她的声音：“赵翔，你猜我在哪儿，来找我！”这时小说有下面一段描写：

……太阳已经升到半空，温暖、耀眼的阳光让这一望无际的菜花的海洋更加灿烂，灿烂得叫人睁不开眼。赵翔刚走了半节田坎，突然，他看到，像浮出海面一样，郑小琳的头慢慢在菜花的簇拥中浮现出来，接着浮起的是她的肩。赵翔看到，她的头发上，肩上满是金色的花瓣，就像从海水里站起来的人带着满身水珠。一个意象在赵翔的脑子里立刻出现了：维纳斯，希腊神话里爱与美的女神维纳斯！她是从大海的浪花里出生的。这个郑小琳是从菜花的金灿灿的海洋里诞生的！

这真是一幅爱与美完美融合的图画。在这里，作者将金色海洋中浮现的维纳斯与菜花中浮现的郑小琳相比拟，显得贴切自然而美妙。如果没有这种比拟，而单单描写郑小琳从花海中浮现，当然也是够诗情画意的了。但那就只是单纯的白描。而有了这种比拟，将郑小琳与维纳斯两个形象叠加在一起，读者的审美想象空间就一下子扩大了好多倍，所得到的审美愉悦也就随之大大加深了。

作者曾经说过，这部小说的深层主题是人的命运。在表现这一主题时，作者也是特别善于营造一些生动的意象，来表现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人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一种深沉的无奈。例如赵翔等三人在锦江边议论当下的局面时，小说插入了一位钓翁“钓鱼”的细节；当写到反右的风暴即将来临，那些即将大难临头的人不能预知，也不能摆脱苦难命运的时候，作品精心设计了一个意象：一群蚂蚁得意扬扬忙着运回它们寻觅到的一点点饼干屑之类的佳食，根本没有意识到只要有人用脚往地上一擦，它们一个个立时就会变成齏粉，变成一小点一小点微不足道的肉屑；“文革”中，赵翔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漏网右派”“反标”嫌疑人被揪了出来，在一次遭毒打之后，他想到了自杀，但这时，一股强烈的求生欲

又向他袭来。在生与死的挣扎中，“有纸片样的东西飘到他的脸上，然后掉到他的手上。那是一片碎纸。”“天花板上发黄的纸的碎片。”赵翔想：难道“自己的生命也将如这片碎纸？”这些意象（“鱼儿上钩”“蚂蚁运食”、从天花板上飘下的发黄的“碎纸”）的营造，显得贴切自然，生动地揭示了人物的生存处境和对苦难命运的无奈，大大增强了作品的形象性，比直接的铺叙和说理具有更强的感染力。

最后，我想该说说小说的书名了。“三月残花落更开”出自宋代诗人王令（1032—1059）的《送春》。原诗是：三月残花落更开/小檐日日燕飞来/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在有关春天的诗歌中，“惜春”是一个常见的主题，昨天还陶醉在明媚春光中的人们突然发现那旖旎光景正渐行渐远，怎不会有“流水落花春去也”的感叹？但王令的这首诗却诗意翻新：面对的虽然同样是暮春三月残花凋落时的景象，同样是无可奈何的季节轮回，他却强调残花凋零了还会重开，燕子离去了还会回来！在他笔下，子规（杜鹃鸟）的形象凄美而又坚忍、乐观。“子规啼血”出自神话传说，说的是蜀王望帝死后化身为子规，春天一到就日夜呼唤、悲啼，泪尽而啼血。千百年来，人们常常通过“子规啼血”这个意象去抒发他们对故土、故人的思念和难以解脱的悲苦与哀怨，《送春》中“啼血”的“子规”则不同，具有一种更为悲壮、深沉的美。前面说过，龚翰熊教授的这部长篇小说是一部青春的悲歌，甚至是挽歌。这部“青春的悲歌”是这样结束的：在离别了20年之后，赵翔又找到了郑小琳。两人紧紧地抱着同时失声大哭——

“你在哪里，你在哪里？这二十年，二十年哪！你在哪里！”

“我在人间，我活着！小琳！我思念了你二十年！”

“你知道我的这二十年吗？我失去了一切！”

“不，你还有芊芊，还有我……我总算找到你了，小琳！让一切都过去，让我们重新开始。”

“可是……我们都快老了！”

赵翔没有留意到，这时，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极像当年郑小琳的姑娘，正站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惊讶地望着她妈妈和一个叔叔拥抱在一起，听到他在说：

“不！我们不老！我们还年轻！我们还有未来！什么也不能把我们分开了！小琳！”

我相信，读到这里，读者一定会联想到“三月残花落更开”的诗句。

作者曾与他的同学们一起编辑、出版了他们的回忆录《那年那月》。如果说那本回忆录如封面上所说是“20世纪50年代/大学生群落/命运的/民间记忆”的话，那么《三月残花落更开》则是关于这一群落命运的艺术再现。这是一件迄今为止还没有别的作家做过的工作，至少是还没有别的人在《三月残花落更开》这种历史全景的规模上描写这一题材。这是作者对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一个突破，一个独特贡献，这部小说因此也必将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十分可贵的是，在商品化的大潮中，作者保持着一种“定力”，不媚俗、不滥情、不浮躁、不猎奇、不追名、不逐利，而是默默潜沉十年，凭借他对人性的洞悉和一份悲悯情怀，为与他同辈的一代学子谱写了一曲动人的悲歌，为一代学子的苦难历程留下了真实生动的记录。我深信，《三月残花落更开》这部作品不仅能让当代人看清自己的生存处境，启迪我们对历史的反思，而且它也将在经受时间长河的淘洗后仍显示出历史价值，我们的后人在追忆我们这代大学生群落的命运时，一定还会记起这部小说，重读这部小说的！

2015年11月27日于美国马里兰州女儿寓所

注：陈厚诚先生是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现代文学、比较文学教授，曾任四川大学研究生部副主任、四川大学汉语言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四川省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四川省鲁迅研究学会副会长。出版有《20世纪中国文学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主编）《死神唇边的笑——李金发传》《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主编）《李金发回忆录》（编著）《邵子南研究资料》（编著）《敝帚集》等，发表有重要论文五十余篇。

楔子

那是失望的冬天，那是希望的春天……^①

1979年4月中旬的一天，8点刚过，重庆市公安局户口管理部门就来了一个神情焦急的中年人。

他向接待他的女同志出示了四川省宝兴县公安局的介绍信，说明他的来意：他要寻找一位失去联系快20年的亲人，他只知道对方在重庆，但不知道那人现在的单位、住址，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帮助。这时，他把早就写好的被查找人的姓名、性别、年龄和文化程度等基本信息交给了接待人。见他满面风尘，一对眼睛闪烁着希望和不安，面前的女同志一下子就能断定他要寻找的那个人对他十分重要。

“我刚下火车就来了。”中年人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接待人没有询问更多的情况，显然，她很同情他，但她无可奈何地说：“很对不起，‘文化大革命’把公安系统的工作全搞乱了，户口资料残缺不齐，工作手段又落后，清理这个烂摊子的工作刚刚开始……”很清楚，在茫茫人海中他们根本无法查找到他要找的人，他们没有办法帮助他。

他先前也考虑到这个情况，但他不能轻易放弃任何机会，否则，在偌大的重庆，他又能去何处寻觅？现在他终于确定：是的，是这样，“文化大革命”把公安系统全搞乱了，此时，他们根本无法帮助他。他好失望。他谢过接待人。

之后，他出现在中国民主同盟重庆市委办公室的办公室。在“文革”中，民主党派停止了活动，现在已经恢复；在成都时他就想到，她父亲是中国民主同盟的

^① 狄更斯《双城记》引言：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

老盟员，民盟市委应当知道他家住何处；为此，他早就打听到了民盟重庆市委的地址。

接待他的是一个热情的年轻人，大约二十七八岁。但当他说出她父亲的名字时，这个年轻人竟似一头雾水，茫然地看着他。他只好解释说，他打听的人是民盟成立时的老盟员。年轻人听了一脸尴尬，红着脸说，民盟刚恢复活动不久，他是新来的工作人员，对民盟的许多事情都不熟悉。看到来访者失望的神情，年轻人突然想起了什么，说：

“你等一等，我向一个老同志打听一下，他也许知道。”

“我要找的不是他本人，是他的女儿，我是她的大学同学。如果这位老同志知道他爱人的消息也行。”说到“爱人”时，他犹豫了一下，但他一时想不起别的词，就这么说了。

年轻人点点头，走进另一间屋子；那里才有电话。他听到通话的声音。几分钟后年轻人回来了。

“真对不起，那个老同志说你打听的人十多年前就已经去世，他爱人也去世多年。至于他女儿的情况，他更不清楚，只听人说在沙坪坝区教中学。”他很抱歉地说，“我能打听到的就是这些了。很对不起。”

拖着失望的脚步走出民盟市委。“到哪里可以找到她呢？”他迷茫的眼睛看着街道上的人流。

“只听人说在沙坪坝区教中学”，他想起了这句话。当天，他就去了两所中学，但一无所获。

第二天，他去到另一所中学，他向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出她的名字，他并没抱太大的希望，但出乎他的预料：那里竟有人知道她，说她大概是1968年来他们学校的，但不久后就调走了，以后的情况他们不得而知。

他在另一间办公室找到了当年管人事工作的一位女同志。他试着问：“她办调动手续的时候有没有存根？”

“调动函是由区里发的，我们只把她介绍到区里。”她解释说。

“区文教局或人事局会有存根吧？”

“当初肯定是有的，但这类材料，不会保存那么久。”

他还是决定第二天去沙坪坝区教育局。

在区教育局办公室，他遇上一个耿直的重庆崽儿^①，那人一口他久违了的重庆口音。他说明自己的来意后听到的回答仍然是：

“这一类材料我们不会保存很久，肯定找不到当年的存根了。”

重庆崽儿说，他分析，她是从沙坪坝区的一所中学调走的，对中学教师来说，在区内的中学间调动的可能性应当比较大。他希望知道全区所有中学的地址、电话，他要一所一所学校去打听。

重庆崽儿端详着来访者一脸没有擦干的汗水和急迫的眼神，听他如此坚持，没等他把话说完，马上利索地从抽屉里翻出一个打印的册子，说得很干脆：

“全在这里，你可以抄写下来。”

小册子上列有全区所有的中学，它们在什么地方，它们的电话。

他一再向他道谢。走出区文教局，他四处寻找，好不容易才见到一个公用电话亭，照着抄下的电话号码叫了第一个电话。接电话的人很不耐烦，只粗声粗气地说了声“没有这个人”就把电话搁了。第二个电话情况差不多，只是接话人语气略微友善些。于是，他不想再通过电话去询问。他要走遍这个区的所有中学。

……

就这样，两三天里他从一所中学赶到另一所中学，把希望从一所中学转向另一所中学。最后，他终于打听到她现在所在的中学，这是他去的第九所学校。他打听到她住在何处。她还是单身，带着女儿。

那是星期天，“她应当在家，‘她’没有上学，也应当在家。”他想。

他走进了一个式样老旧呆板、色泽灰暗的居民区。一幢幢火柴盒式样的五六层高的楼房杂乱地紧挨着，被压坏的水泥路面上布满了坑坑幽幽。还老远，他就紧张地留意着过往行人中的中年女性，他怕一下子认不出她了。毕竟快二十年了。不！怎么可能呢？绝不可能，就是再隔上几十年，她甜美的气息也依然在他心头荡漾。正在走近她，快见到她了！第五幢，第六幢。越是接近他要去的楼房，他越是激动，他感到自己的心都要蹦出来了。

他找到了那幢楼，那个单元。过道昏暗，堆满了各种杂物：已经毫无价值的旧家具、破纸箱、蜂窝煤……他忐忑不安地踏着破败肮脏的楼梯走上三楼，终于，他见到了他要找的号数。“是这里。”他在心里对自己说。他听到自己的心砰砰地跳得厉害。他想象……他用发抖的手轻轻叩门，叩门。没有人应答。仍然没有人

^① 重庆方言：小伙子。

答应。他的心又一次暗淡下来。他屏息了一会儿，决定再试一次。他又叩门，叩门。

“谁？”终于，他听到一个中年女性在室内发问。已失去了年轻姑娘声音的清脆和甜美，但这仍是他如此熟悉的声音，他快二十年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啦。

他没有答话，他不知道如何回答。他再一次轻轻地叩门。他的手发抖。

“谁？”

他又听到了她的声音。他回答了，但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答的，也许，他只是笨拙地说了个“我”。接着，他听到了脚步声。没有了年轻姑娘的轻盈，但那是他如此熟悉的脚步声。

门开了。

是她。

他看着她。

快二十年啦！二十年，无情的岁月令年轻人韶光远去，青春不再，但那就是她，梦里寻觅千百度的她！噙在他眼里的热泪顿时倾泻而出。

她惊愕地看着这个人。那个前额，那种眼神，一个在她心中珍藏了二十年的形象穿过茫茫岁月在她脑子里闪出。这个人，居然是他！是梦，还是真？

他不知道自己怎样进的门。门关上了。

如果这时有人从门外经过，会听到有两个人失声痛哭。

那是1955年的9月中旬，赵翔背着、提着行李在长江北岸的江津火车站挤上火车。这是一次不平常的旅行，三天前他收到期待中的四川大学新生录取通知书，现在他登上火车奔向大学生活，奔向未来。

看到黑压压的旅客早已把车厢挤得满满的，还有人站在过道里。他的目光四处搜寻一通，终于发现有个座位上只放了个小提包，没人坐。他走过去问坐在一旁的年轻人：

“请问，这里有人坐吗？”

年轻人扭过头去看着窗外，不回答他，好像根本没有听到赵翔的话。但坐在对面的一个女孩却出声说：

“没人。你坐吧。”

她的声音很甜美。赵翔转向她笑了笑，说声“谢谢”。坐在对面的年轻人满不高兴地瞪了女孩一眼，慢吞吞地把自己用来占着空位的小提包挪开，一脸的不情愿。等赵翔把行李放好后坐下来，才注意到那个温婉秀丽的少女约十六七岁，捧着一本展开的书，皮肤白净，特别引人注意的是长长的睫毛下面闪着一对和别人不一样的眼睛；她打扮得很得体：乌亮的头发梳着小辫，裙子是黑色的，白底现绿色条纹的衬衣外罩着鹅黄色的薄毛衣，把她上身优美的曲线展示得恰到好处。

她用探询的眼光看了赵翔一眼，问：“到成都吗？”

“是。”他感谢地点点头。

“上学吧？”